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九日

廣德元年秋閏州冬梓州作鶴曰是年秋公自梓暫往閩州冬復至梓州

去年登高鄆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

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

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

路塵

鶴曰鄆縣屬梓州涪江水東南合梓州之射江孫曰驪山指舊日明皇遊幸也

薄暮

江來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

深枝寒花隱亂草似鄭谷亂後牡丹云懶是舊

國見猶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

絲

薄遊

浙浙風生砌團團月隱牆遙空秋鴈滅半嶺暮

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

夕復秋光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

江濤良會不復又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羸

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

鶴失侶亦哀號後山詩話杜牧云南山與秋色

氣勢兩相高最為警絕而子美

絕用一句云千崖秋氣高語益工鶴曰時吐蕃

句之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鶴

青城縣
屬蜀州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

微天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吾

舅意凄然

洙曰漢王喬為葉令每朔望自縣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令太史伺望之

言其臨至有雙鳥飛來於是舉羅張之得一隻鳥馬定功曰漢書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

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

祀馬鄭曰秦嶺在秦州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

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

四門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

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

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罇豈伊

山川間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

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南池

夢弼曰十道志閬州有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

坤軸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芟荷入異縣航

稻共比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
 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
 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
 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冤鬼猶
 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昔非
 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
 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夢弼曰昔
項羽封高祖於漢中漢中與蜀皆屬州路故此
 地之南有漢王祠在馬四侍巫祝奔走以祭

之乃其俗也靈衣謂伸衣
 是刁牙虛加切張口貌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

舟廻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坐

穩興悠哉鮑曰唐志蒼溪縣屬閬州葛常之曰
 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詩

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
 故作泛舟廻對雨詩云不愁巴路道恐失漢旌

滇江月詩云天邊長作客老云一露巾是也鮑
 曰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舟行端移景物如

畫雖速而不言速也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錢
 赴云山來指樵火峯去惜花林不若子羨青惜

峯峦過黃
知橘柚來

與嚴二歸奉禮別

鶴曰按唐志太常寺奉禮郎二人掌君臣版位

以奉朝會
琴祀之禮

別君誰暖眼

換冷眼為
暖亦新

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

日臨風看去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

六句
字字

警尚愧微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羣盜散闕下

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

鶴曰山東羣盜謂來瑛自

是時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及薛

嵩張忠志等以諸州降故云受降頻其降在去年冬是年春也

贈裴南部聞表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鶴曰南部

縣屬
閩州

塵滿萊蕪甑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

偷金

極有堂俚者如公輩不偷金豈可對人誦耶

梁獄書應作

公自言去

秦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羣小謗能深即出

黃沙在應湏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

夢弼曰後漢范丹字史雲嘗為萊蕪長窮居自若閩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

萊蕪呂氏春秋宓子賤為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治漢鄒陽之梁從孝王遊羊勝等讒毀之下陽吏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出之卒為上客史記秦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漢

旌旗

失舊作濕失字好謂雨中遠道不見也

雪嶺防秋急繩橋戰

勝逢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

洙曰雪嶺西山也西山有私州

正控吐蕃鶴曰高適傳適上疏言西山三城列戍民罷于役是也唐志註唐興有羊灌田所作繩橋二字捉城今指繩橋蓋三城之一非謂岷江以竹繩為橋也趙曰上蕃本西羌屬太宗中

宗時以公主妻之二

警急

公自註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鶴曰去年嚴武赴召高適始正除西川節

度其在上元二年代崔光遠止是攝也夢弼曰按史是年吐蕃寇隴右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既無功遂亡松維保三州及雲山城公是時作於松維未陷之前漢書邊防備警急

才名舊楚將妙畧擁兵機玉壘誰傳檄松州會

解圍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

我實飽飛

飽飛語強○夢弼曰高適嘗為揚州都督長史淮南節度故言舊楚將也

王壘山名在蜀州青城縣趙曰言青海為吐蕃
所有其勢如鷹之飽而飛揚不受繫紲也

王命

漢北射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

臣鞍欽堂峽詩云我馬骨正折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壇深

懷喻蜀意慟哭望王官趙曰按史肅宗時吐蕃

務紆患是年使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不遣十

月破邈州人奉天代宗幸陝十二月陷松維得

三州鶴曰是年吐蕃入寇詔焚大散關及逼京

畿旋命郭子儀禦敵子儀又開廢才得二十騎

而行趙曰司馬相如有喻巴蜀檄公止

取喻蜀字以言蜀父老望王官之至也

狂夫鶴曰警急王命狂夫三首皆為高適

作吐蕃入寇高適在蜀調夫防守卒

陷松維罕川故首篇有十名妙畧之

稱而其所敗北之事所以訓之也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

聞歌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

道竟如何

漁陽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

師戒嚴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

郭子儀副之趙曰漁陽
指雍王所統之兵也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

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

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

萬兵

鮑日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趙曰按編年通載十月雍王迨大敗史

朝義將以沐州降十一月薛嵩等以五州降公
開雅王出師之勝而尚聞河北猶有負固者故
言諸將飄然而來已為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
高計乎洙曰按史祿山反時築壘范陽比號碓
武以時兵聚糧趙曰此舉件事以懲警之也言
祿山初為走計而竟不保享繫書用魯仲連為
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事

西三首

洙曰按史明皇還蜀後復分兵西兩川為兩節度西山列防

三戌民罷于役高適嘗上疏論之不聽又按西山有松州正當吐蕃要衝也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

青天蜀將分旗鼓羗兵助鎧鉞西南背和好殺

氣日相纏

希曰築城依白帝言西山築城高欲依於白帝故下言轉粟之難如上青

天非指公孫述特借用其字耳高適上疏所謂
平戍以西數城邈在窮山之巔蹊險絕運糧
於東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也趙曰時吐蕃
圍松州勢迫近蜀故云蜀將分旗鼓以禦之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霞侵火井雨雪閉

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迴

首得無憂

鶴曰蜀有火井在邛州故邛有火井縣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

船稀辨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

報凱歌歸

洙曰蚕崖灌口在南山隘口地名趙曰言戰馬不足充戰而瘦米船以運

多不繼而稀也

遣憂

鶴曰是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出幸夾州蓋世宦官程元振輩在朝專

權遂致明亂太常博士柳沆上疏其詞切直豈虛言哉公至是亦有受諫無今日之

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

古人

如此苦語無限哀怨○忠臣更事之感後時之痛百世同之

紛紛乘白

馬壞壞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

夢炳曰南

史侯景傳先是童謡云青絲白馬壽陽來至渦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識後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萬人皆著黃巾同日反狀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

未迴天寒邵伯樹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群

臣安在哉

夢弼曰三輔黃圖望仙臺漢武帝所建在華川華陰縣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

是起意

腊月巴江曲山

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直苦風塵

暗誰憂客鬢催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

茫茫

漸近自然

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遙聞出巡

狩早晚遍遐荒

洙曰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

侵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八千里趙曰京師隋代宗如陝州此姑以巡狩而言也

送李卿暉

鶴曰按宗室世系暉大鄭王房淮安忠公秀之子終刑部侍郎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向

承明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

晉山

字魏闕尚含情

趙曰承明漢殿名夢弼曰昔王子晉學仙隱于緱山是曰晉山

又地理志閬州有晉安縣本晉城時公與李暉俱在閬故也此子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魏闕者謂雒門之外兩觀開高巍巍然故云魏闕

發閩中

鶴曰是年冬曄公自閩復歸梓州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
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秋
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特免
愁苦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

江城

十字為得別是愁思

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

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洙曰漢終車請受長纆必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又客應吾道

猶云我道是

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

頻為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

省事東

林竹影薄臘月更須裁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東坡志林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

挑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篔簹尔魏之間謂之笙方悟桃竹為篔簹也梁簡文帝湘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篔簹也

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引後桃竹葉如樓
上如竹索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柱
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流
傳四方視甚端自眼考蓋自東坡出也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

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

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

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柁白帝城路幽

必為鬼神奪杖劔或與蛟龍爭女又玄怪又怪然不可復進進

則列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

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

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噫風塵瀕洞兮豺虎

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鶴曰東坡在黃州贈蒲礪信長老詩

已從子美得桃竹不向安期覓棗瓜自註云此

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

遺之夢弼曰使君指章彝也彝時為梓州刺史

鴻曰梓州為梓潼郡以東倚梓林西枕潼水得

名洙曰白帝城在魚復縣趙曰神仙傳費長房

從壺公遊壺公與一竹杖騎而歸即以杖投片
陝中顧視乃青龍也洙曰君山在洞
庭湖中鄭曰瀕胡孔切咬古交切
冬狩行公自註時梓州刺史章彝魚侍御
史留後東川夢弼曰時章彝大閱

東川公以此詩調其多殺仍勉其懷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是觀成功夜

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語有禽獸已

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

駝馳轟崖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鬣鬣蹴踏

寒山空有鳥名鸚鵡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

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

同使君五馬一馬驄况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

有前賢風風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

起得凌駕有氣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

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

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漢書音義又云校獵者以小相貫為開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脩可曰上林賦天子校獵註云以五校兵出獵洙曰禮記天子不合圍

曰公詩意蓋深譏音彘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騭同謂兵卒練習也鄭曰蒐落獵切蒐五

毀切高貌趙曰周禮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本天子之事而諸侯同之可深譏章彘也洙曰章彘

士詩卷十

魚侍御史故云一馬驄夢弼曰老翁公自謂也
趙曰是年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
幸陝又三日吐蕃陷京師故云天子不在咸陽
宮也洙曰史申侯與西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
趙曰昔明皇以祿山之禍蒙塵於蜀今代宗又
以吐蕃之亂蒙塵於外故云得不哀痛塵再蒙
洙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
媒孽大臣皆疑惧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
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孫季明提示見編云歐
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也序論則盡
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詩
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如折檻行白
馬詩冬狩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天育驃騊歌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
用嗚呼二字寓於歌詩者稀
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焉

山寺

公自註章留後
同遊得羽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崖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

莓苔

七語
古意

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

泣足令信者哀

語得
深淺

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

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

梁摧公為顧兵徒咄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

倚蓮花臺諸天必懽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

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

以是
章留

後厚施訖使兵徒為之故曰以茲撫士卒然穢
雜紛擾方自此始故窮子高人共憂之但語不
甚白而意已且矣
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

苦自哂同嬰孩

結語忽不知及此殊有態味
黃常明詩話子美詩雖有古殿

存世尊亦塵埃山僧衣藍縷告許棟梁摧本即
所賦自然及於乘輿蒙塵股肱非材之意忠義
所激一飯不忘君耶趙曰詩崇牙樹羽希曰佛
書註梵語檀波羅密華言布施合華梵之言而
云檀施夢弼曰酉陽雜俎云多羅西域樹名如
梓欄樹也法華經譬如有人年幼捨父逃逝困
窮父求不得窮子傭賃遇到父所受雇除穢糞
行穢不淨其父宣言爾是我子今有所有一切
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謂言即大歡
喜牧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蕪幕府諸公

得柳字韻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

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

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

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

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寫得眷眷章梓州開筵俯

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鞞紅旗此

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
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

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

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節寄書無使長

回首洙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乎如巨魚縱
大壑家語孔子纍纍然若喪家之狗趙曰

曲禮所遊必有方言父母在不遠遊公已無父
毋故無此戀也夢弼曰青草湖在巴陵三峽謂

巫峽黃牛峽明月峽趙曰吐蕃陷京師代宗幸
陝黃屋指言天子車蓋也注子安排而去化乃

入於寥天按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東皇所以
言楚春秋說題南斗吳地也云將適吳楚故云

收京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癸巳郭子儀收
京師十一月車駕至自陝州

復道收京邑燕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

只一部
字便見

前此當扈從而不扈從與收京後再見官儀之
喜流落自還種種有之此詩之妙下可勝舉者

無不車駕已還宮尅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

可舉
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贈別賀蘭鈺

黃雀飽野粟群飛動荆榛今吾抱何恨寂寞向

時人老驥倦驤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

合嬰飢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

白遠赴湘吳春我恋岷下芋君思千里尊生離

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謂將不復相見故生離即死別耳老人語態○趙曰

按史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今云倦驥

首則以無伯樂故也晉載記權翼曰慕容垂志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今云愁易馴得非畜

於食養而然鶴曰國步返正時初復京師代宗自陝回乾坤尚風塵指吐蕃之亂未息也殊曰

漢貨殖傳蜀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丁沃壅下有踐鳩至死不飢頡註云踐鳩謂芋也其根可食

以充糧故無飢年夢弼曰世說陸機云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千里吳石塘湖名也師曰晉

張翰在洛忽思吳中蓴菜遂去官而歸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

皇天

樸而不與易者情事藹然三百篇之後少此而已

白骨新交戰雲

臺舊拓邊

此五字有日

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

騫

容齋續筆云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故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

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諸公固

合思升平皆是心也鶴曰按史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府州縣是年吐蕃入

寇盡有隴右之地故有雲臺舊拓邊之感又按是年遣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明年乃得歸故用漢使張騫乘槎為喻也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

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

馬華山陽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今言餘蛇豕於幽薊蓋是年正月史

朝義雖滅而尚有未臣服者青海謂西羌越裳謂東夷戒之以無事於彼也洙曰書偃武脩文

歸馬于華山之陽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開紅粟腐寒待翠

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

賊本王臣趙曰洛陽為天地中貢賦之道路均馬今引以言長安時史朝義既滅路

道亦不阻絕也洙曰漢文帝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趙曰上林賦云建翠華之旗蓋天子之

也旗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彊幹地未有不

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

獨聽簫韶趙曰丹桂耐風霜之物者梧易凋之物此引下句強壯之幹則枝無勝幹

之理夢弼曰光武紀丁恭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又章帝性寬

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宋意上疏諫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洙曰左傳分茅列土親賢同姓也鶴曰是年十月以雍王造為關內兵馬元帥又當時諸將侈於居第嘗下詔禁止之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

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

此無色有詞正合直述願

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趙曰安史既滅後僕固懷恩以疑而叛李光弼

以疑而沮洙曰漢高設壇拜韓信為大將軍趙曰名絕假則真拜之非特假節而已言諸將蒙恩如此故責以下句之報主也洙曰時縉紳皆重內官而不樂外任故子美有無色有詞之譏

也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寄賀蘭二鈞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總作白

頭翁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

啄幾回同

洙曰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

氣昏葭萌氏種迫左檐犬戎屯終日憂奔走歸

期未敢論

鮑曰葭萌屬利州見唐志左擔當作武擔見成都記

避地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墻壁奴僕且
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
見出腥臊

閬山歌

廣德二年閬州作鶴曰是年公自梓擘家再往閬冬又自閬歸成都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
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

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閬且未歸應結茅齋看

青壁

希曰唐志閬州有靈山又有玉臺觀
洙曰兩相敵曰格閬○一作未崩石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

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過水

雞銜魚來去飛

景少語長

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

南天下稀

洙曰嘉陵江源出散關而入于閬又閬州城南有山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

鶴曰綿州為巴西郡

公是年自梓州挈家往閬州豈道經綿州
而有此詩耶班司馬意是班宏按舊史宏
為高適劍南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
御史必誤以司直為司馬也又知與後篇
同時作當
合為一題

聞道收宗廟鳴鑿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
朱衣劍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亂匹
馬向王畿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

無以上語有以上
意下句猶瞿然

先朝忝從臣歎

君能恋主父容羨歸秦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
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霑巾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

綺羅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

今花正多

趙曰方舟並船也字出爾雅大觀曰
深江淨綺羅言江花色淨如綺羅也

夢弼曰末句公思
長安之景物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燕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

征途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

緒日荒蕪趙曰曹子建詩終宴不知疲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鶴曰

王使君謂閩州守也唐以正月晦巨為令節

山谿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

隨舟驗字俗後四句同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

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埭蝶江檻俯

鴛鴦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綉香不須吹急管衰

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公自註巴閩僻遠傷春龍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關任

羣兇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御

宿且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足雲

氣蓬萊足雲氣語緩而傷應合總從龍夢弼曰去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如陝

州蒙塵清露謂天子蒙風塵出幸涉露而行以
急故也鶴曰通鑑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
儀引二千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
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夢弼
曰蔡邕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
口妃妾接於寢者皆曰御洙曰殷本紀武王將
政行德殷道復興周本紀平王東遷于館邑趙
曰易雲從龍雲以比羣臣龍以比天子蓋言羣
臣皆當從駕也

鷺入新年語

此五字起
得又別

花開滿故枝天青風捲

慢草碧水通池

上句有託
下句無聊

牢落官軍速蕭條萬

事危鬢毛元白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

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

希曰巴與
蜀自巴指

梓閣
而言

日月還相闕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

危機大角纏兵氣鉤陳出帝畿煙塵昏御道者

舊把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

釣王肯載同歸

洙曰漢天文志註星相擊為闕
又晉天文志癸亥日闕漢高七

年月量圖參畢畢重是歲上至平城為單于所
圍趙曰廣雅焚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今以
焚惑而言則指程元振謂其焚惑人主以召亂
特柳伉上疏論之代京還京元振流溱州死洙

曰漢天文志大角者天王帝座庭魏都賦兵纏紫微西都賦註鉤陳王者法之主行宮也趙曰大角纏兵氣言京師兵又滿矣夢弼曰鉤陳出帝畿言東輿出幸也趙曰耆舊把天衣言父老不欲車駕之出皆牽挽帝衣也洙曰時代宗幸陝諸鎮畏程元振魚朝恩諛構莫肯奔命朝廷所恃者郭子儀一人而已公又傷賢者多隱於屠釣今車駕之出故以文王載呂望之事重之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

歸秦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此等殆不忍寫蕭關迷

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感

不迫得豈無嵇紹血霑灑屬車塵洙曰漢武帝行幸雍絢五

時通回中道北出蕭關秦始皇東巡海上銘石勒功勞民動衆此以微諷代宗述於北二部東行而至陝也唐志關內道有蕭關縣晉惠帝北征百官侍御莫不散潰唯嵇紹嚴然端冕以身

袒衛兵交御輦紹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司馬相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大倉粟競棄魯陽戈胡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舞誰

憶大風歌春色生烽燧可念此豈幽人泣薜蘿待春色者

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洙曰漢紀註以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

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志
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魯陽公與韓邁戰甜
日暮掩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晉祖逆與劉
混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
鷄鳴因上馬漢高帝擊黥布還置酒沛宮酒酣
自歌曰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書註邊方寇
三相告夜燃火曰烽晝舉煙曰燧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矢道非關
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
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

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

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陽曰咸京謂咸

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於襄城

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修可曰世說晉王敦

作逆明帝騎巴滇馬齎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

數畫夢曰遠其城忽然驚覺曰營中有黃鬚鮮

中奴來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趙曰時代

宗車駕雖歸長安而有乞遷洛巡海之說故云

厭奔走也洙曰嬖孽指程元振時公未聞元振

貶後死故謂其猶能全生也鶴曰公時在閬州

故以江邊老翁自稱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舞

曲長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俱

宜下鳳凰洙曰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和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

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師曰閩與遂皆屬蜀道故云川路

風煙接昔蕭史跨鳳而去王喬乘雙鳥飛來皆神仙人故云俱宜下鳳凰以羨二公不凡也洙

曰賈誼賦鳳凰翔于千仞考覽德禪而下之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

川尤多此以羨二公為郡之治効也

滕王亭子

公自註亭在玉臺觀內王曾典此州夢弼曰滕王元嬰高祖之

子也調露年間任閩州刺史在閩州有亭洪州有閣及有碧落碑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

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以亭在觀內故有下句清江碧

石傷心麗嫩藥濃花滿目班人到于今歌出牧

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

公自註滕王造趙曰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曰玉臺也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

來擊鼓始知羸女善吹簫雖是江境語有神雋以觀內有滕王亭

子故有鼓
蕭之句
江光隱見
鼉鼉窟石
勢參差
烏鵲橋

更有紅顏生羽翰
翰作去聲今人以
便應黃髮

老漁樵
洙曰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漢

禮樂志游閭闔觀玉臺註上帝之所居

脩可曰顏延年詩攢素旣森靄積翠亦葱芊註

松托重布曰積翠洙曰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

女媧清歌馮夷乃河伯列仙傳蕭史教秦女弄

玉吹簫作鳳凰鳴羸秦姓也淮南子烏鵲填河

成橋而渡織女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
君王不復行
古堦猶竹色
虛閣自

松聲鳥雀荒
村暮雲霞過
客情尚思歌
吹入千

騎把霓旌
葉夢得詩話老杜滕王亭子詩云古

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
平臺訪古遊
絲雲蕭史駐
文字魯

恭留
又極典重
宮闕通羣帝
乾坤到十洲
水心
人傳

有笙鶴時過
北山頭
趙曰道書惟有元始浩劫

魯恭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平臺又以

跡在焉洙曰道書中有十洲記皆言神仙境界土

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
作鳳鳴嘗乘白鶴駐緱氏山頭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歎斜疾魚龍偃
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
悠見汝曹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
寒多戍鼓猶長擊林鴛遂不歇忽思高宴會朱

袖拂雲和

語如滑稽注曰周禮大司樂奏雲和
之琴瑟註雲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

中為琴
瑟也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
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
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至今今上猶
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
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

羗犬戎直來坐御床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

地傳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出於曾臆聲氣自異。兩語自佳但

前意雜亂。趙曰先皇言肅宗也肅宗當祿山之亂即位靈武遂入收長安洙曰漢書胡者天

之驕子趙曰驕子指書回紇也當待收長安回紇兵最有功東胡指安慶緒時戰敗走後賊復

振據鄴城王師圍之不下東坡志林老杜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右不樂

上為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趙曰按張右能牢籠

于預政事後與李輔國謀徙上皇又屢欲危太子皆張后之惡也洙曰今上代宗也自為太子

授天下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營河朔田曰子美謁肅宗於鳳翔時授左

拾遺後扈從遷長安蓋拾遺掌供奉扈從也希曰祿山之亂盡發邊兵入討賊所以吐蕃乘虛

而來西羌謂吐蕃也波雍西蜀河北之地洙曰百官跣足隨天王謂吐蕃陷長安天子奔陝

趙曰守未央東坡以為郭子儀按史程元振以于儀有天下功醜為詆潛肅宗不納其語然猶

留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安洙曰前漢傳介子北地人也持節斬樓蘭王歸懸其首於北

關封介子為義陽侯木蘭行云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

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

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編車班班男耕女桑不

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

好意象非

公莫能為此言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

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

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

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

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哀疾

洙曰按唐書

至治者以開元貞觀為首夢弼曰玄宗紀開元

問京師米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

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石饒曰齊魯編與

班謂山東出厚繒商販不飽也夢弼曰前漢志

齊洛作冰紉綺繡純麗之物韓非子魯人善織

履專善織縞後漢志栢帝初京師童謡曰車班

班入河間洙曰周禮大司樂歌大呂舞雲門以

祀天神後漢陳重與同郡雷義為友鄉里為之

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歐陽公曰以信

義相交接也師曰漢叔孫通制禮蕭何定律令

奉寄章十侍御

公自註時初罷梓州刺史

按唐史是年嚴再毓蜀因小忿召梓州刺史

史章彞殺之公是詩却言其罷梓州將赴

胡廷豈非將行時為武所殺又按彞去年

夏方守梓未應得代當是其時欲入奏也

淮海惟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

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此

所請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

江漢有垂綸朱曰章彞揚州人趙曰指麾所能

公曰時段子璋友葦討平之故云洙曰蜀為關

羽字雲長先主收江南諸郡拜羽為襄陽太守

邊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

事後漢寇恂字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為太守

後移潁川又移汝南太守潁川盜賊起事駕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踈布纏枯骨奔走苦

不援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

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

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夢兩

升讀去声故國指長安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鶴曰公在蜀連

屢欲出峽遊荆楚後竟不果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
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

入滄浪一釣舟語特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

首仲宣樓洙曰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
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

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

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脩起學宮於成都

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繇是大化文

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

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李廣傳初廣與從弟

李慕俱為郎慕積功武帝封為樂安侯廣不得

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

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羗嘗反吾謗降者

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

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

趙曰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漁父所歌滄
浪之水在楚地公時欲南下也洙曰魏王粲字
仲宣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嘗登城樓
作賦故云
仲宣樓

遊子趙曰公時欲南下而尚在
巴蜀故是篇有留滯之嘆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

帆前厭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

白問群仙趙曰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
洙曰史記嚴君平避世賣卜於成都

市中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
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
乃畢吏部也趙曰公意已厭往成都言休為酒
而眠更留滯於此非止南卜遊吳而已蓬萊仙
山可到則亦性矣

雙燕

禹偁曰此詩子美托物以
已意鶴曰公有意於出岷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喻自且復

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

吾亦離殊方夢符曰主傳子平曰吾儕小人皆
有闕慮以避燥濕寒暑

百舌

十朋曰百舌者反舌也
隨百鳥之音春轉夏止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眾語整翻豈

多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

側有諛人山谷曰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
佞人在側乃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

發口君側有諛人之句鮑曰按周書月令乃周
公時訓也云芒種之日雉始鳴
又五日反舌無聲是謂陰
息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自閬州領妻子赴蜀山行三首

鶴曰公出
岷之計未

遂聞嚴武再鎮
成都遂歸草堂

汨汨避群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

西川物後水虛照

物後不

魂傷山寂然我生無

倚著盡室畏途邊

趙曰物後水虛照言身為物所役水亦徒相照不得優游

觀賞之也洙曰漢書註地著謂安土也趙曰左傳盡室以行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

兄弟相戒也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裊翠微潤馬銜青

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

死轉

何日兵戈

盡飄飄愧老妻

洙曰棧謂蜀中閣道也

行色遮隱見人煙時有無

得高下之趣

僕夫穿竹語

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魑魅揮弓落狻臝真供一

笑樂似欲慰窮途

洙曰莊子車馬有行色趙曰狻臝

屬魑鼠也

別房大尉墓

夢弼曰房暄字次律玄宗幸蜀拜為相因陳濤斜之敗出

守邠州歷晉漢二州去年召拜邢部尚書道病卒於閬州僧舍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

斷雲

鍾情苦語著低近二字惟孟東野有之

對碁陪謝傳把劒覓

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好景凄絕○洙曰晉謝安當符

堅入寇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
安夷然無惧色旋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至夜
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
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坦放床上
了無喜色碁其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以
破賊安薨贈太傅史記吳季札聘魯過徐君愛
其實劍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
至徐而徐君已死遂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
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
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

首

鶴曰寶應元年代宗即位嚴武自成都
召還拜京兆尹明年葬玄宗肅宗為二
聖山靈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是
年復節度劍南未幾破吐蕃收鹽州加檢

校吏部
尚書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

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

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

潛夫

洙曰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以比嚴
武也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

符下註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各分其
左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洙曰左太冲蜀都賦嘉
魚出於丙穴註云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
穴二所常以三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曾達臣獨
醒志曰鄒善良去丙穴之魚不獨漢甲有之柏
枝山有丙穴方數丈有嘉魚常以春末遊渚冬

入穴丙陽方穴口向丙或以為魚以丙日取者
 非也魚何能擇日出入耶鶴曰工月十日
 嘉魚穴又萬州梁山縣柏枝山有丙穴出嘉魚
 興州順政縣丙水出丙穴穴口闊五六尺有嘉
 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洙曰成都記郫縣因水
 得名風俗錄郫人剗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閉
 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香達於筒外然後斷
 之以猷號為郫筒酒也脩可曰郫出大竹土人
 截以盛酒故號郫筒至今如此非傾釀於筒候
 其香而斷之也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為基子郫
 筒當酒壺則郫筒為盛酒器可知矣
 趙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潜夫論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
 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

教鴉鳴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

更新洙曰雪山斥候無兵馬時西山罷三城戍也師曰嚴武昔嘗訪草堂酬飲賦詠故此

之晉山簡習池之遊希曰風流字見南史張緒傳斥候見賈誼傳及西域傳誼傳云斥候望烽

燧不
得卧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

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

店山橋送馬蹄肯借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

如泥洙曰梁益記溪水出湔江居人多造綵殿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為崔寧宅捨為寺

今尚在焉後漢周澤為大常清寧循行蓋敬宗
朝嘗卧疾齋宮其妻關問於苦澤怒以妻干犯
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許作大
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

不齋醉如泥夢弼曰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
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

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

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

路難夢弼曰公於草堂嘗手植四松按集有四
松詩云霜骨不甚長斬竹則集有詩云今

晨去千竿又云步堞萬竹疎是也黃閣老指嚴
武國史補兩省呼為閣老武德間為給事中時

公為左拾遺
正聯兩省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

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

首風塵甘息機歷練慷慨
無限言外共說總戎雲鳥陣不

妨遊子芟荷衣洙曰烏皮几以烏皮累几也趙
曰謝眺詠烏皮几詩云蟠木

生附枝刻削豈無施曲躬盡微用聊承終宴疲
洙曰馬援回首往事甘自息機田曰大公六韜

以車騎分為雲鳥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
飛變化無窮者也趙曰總戎以言嚴公遊子公

自謂也夢弼曰離騷製芟荷
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如夢下交商尔

首風通廿息餘

寶英人今來日

繪堂然西

其詞分

其口

其

其

其

其

三十七

